



帶存堂集

譜錄上

原集序

吾始祖尚賢公之渡淮而南也唐室篡亂中原鬪爭循
歷山川樂海陽之土風而居焉豈徒息影山阿苟自完
而已哉斯誠避地之明智賢者之高蹈也終五季之世
晦昧數十載中間閭自保文行少所概見五世而滋大
兄弟三人自為一支子自有上中下三支之目中支一
再傳而絕上支遭宋盛朝遂奮興于文學掄科第列朝

越北退夫曹慶正則著

著他効職郡邑者與宋同厥終始下支用高醫活人禮命于朝廷而效奏于鄉里次亦敦行禮教為士大夫所推重即不得比于崇階膺任震耀當時號中原文獻之盛十餘葉以來彬雅流達顯：昂：非所稱令聞令望者耶世有哲人殫心譜牒系不闕書：不闕文迄于今卜世卜年幾：及周歷及按派而問如伸掌而數一二也謂非屯田諸祖力哉曷累瓜繇生齒稠尺地不足以聚也合族不足以食也于焉徙鄉邑遠處他省郡或官遊而去其鄉如六太中之于湖州十九監簿之于平江也或以業行其地或從外姻之與居如吾祖堅老之在

巖念六伯庸之在上南也而誰非二支之自出也者元初甲午弘齋公析二十房著書二十篇包舉無缺遺越三百年北海公則以族衆緒紛篇末綴見誠患尾大矣編上下宅二編冠乎諸宗之前某述家乘本近宗揭：焉惟舊聞之是詢載諸首簡則猶振裘而挈其領導河而求其源也可不謂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者與

湖州平江房序

屯田內舍之筆吾不得而見之矣其為後人所纂述者亦其遺也弘齋先生以宋後一黎老出其窮經稽古之力退而修業勒為一家之書義例明備文辭雅贍後嗣

守之當為吾家球壁遠統譜時僅存草市一藏本去世
世已遠里居不同無從得其全文而卒讀之嗚呼怖矣
所著湖州平江二篇族裔遼絕不復訪有後人祇仍其
故入之譜中未入者不可知其入者安可聽其湮沒弗
傳與悉循舊文錄具左方竊從而論之五季之禍棘矣
疆場之事一彼一此吾祖先幾而去子孫蒙業而安六
傳而有職方夢得風流儒雅見推南唐再世而屯田誨
之覲中土登上第太中李明承叔廕補郎出入閭左斯
亦極一時之遇已又翔迴而出徙家茗雪間何與有子
六人翹然以所能取世資薦于一鄉者有之聯翩甲第

者有之被澤綰綬者有之英、令人不將為雪湖降氣

哉去國百餘歲猶能往來于故鄉領貢舉諸位皆應數

青州試

世之後不能舉其氏名列于昭穆抑又何與監簿以孤

童自奮致位于朝受婚平江父子外徙皆能篤念先澤

歲致官券十千俾供祀無缺正不必以戀故園守丘墓

之為得也在弘齋之世所交書通問惟千五登仕其他

行事齒數已有若存若亡者矣計二族之才皆能以其

文名行治章顯于時所謂祖父樂得之以為子孫者故

可貴也當時一方間阻弗暇訪錄其苗裔吾敢不謹書

之使後來之賢者勸焉獨怪弘齋先生尚欲遠求青曹

祖牒謂江之南北一家渡淮抵益都不遠吾子孫與族
之人以此立志豈有不遇若乃身在臨安不能走一介
之使出二郡之間網羅其族以實之不遠而復勞逸損
殊徒興世久跡陳後來且忘之嘆此亦說之所不齊矣
迄今世逾久跡逾湮萬難再合吾幸家禦兒溪上去蘇
湖皆百里上下或旦暮遇之于彼為續不傳之緒于我
為聯既換之宗則又吾家數百年以來一段佳話耳吾
老矣足跡恐有未及吾子孫留意物色之

正集序

休陽之有曹自唐季尚賢公始也曹之得名忠孝自七

世也田矩公始也忠孝之分于古巖自十二世堅老彌
年公始也又自巖分于西蜀十六世總旗觀遠公始也
居于巖為忠孝之別子入于蜀以軍功傳其嫡則又為
遷祖之大宗而巖為次列在昭穆彬；秩；如也溯其
世蓋在宋高孝之間矣至于今五百有餘歲先疇之畝
畝高曾之規矩庸一日忘之哉巖吾所自出親吾之所
自出故近宗為正不敢不致慎焉不敢不致備焉此老
泉所為宜詳爾也法統乎宗則蜀為長禮本乎親則巖
為近仁率親義率祖繫姓綴食繇近及遠之道也載筆
而譜吾世故先巖而後蜀亦老泉之所謂譜吾作也作

之自吾亦唯吾之自近爾矣

正集中序

二門之分自高祖暨其從弟景公始繇族之日繁也曾祖位次分四房元亨利貞仍高祖析戶時所命也先祖位次又于貞下分五房則子姓多而序列明也蓋表從其衆所以定合族之模紀著其別所以述承家之緒原焉委焉兩得其正斯已矣而况于五世則遷其後皆自得為譜區明風烈不有合于明允氏之旨者乎

大渡河世家序

太史公採古世本取其裂土而君者作世家謂世之傳

之垂統以相及也吾祖啟善公起自兵民遭逢開國効力于戎行者三十年從軍于南陲者萬里上功幕府晚乃僅受官旗何宣勞之深而晉級之難也嗣世三傳及公之曾孫繇官旗六遷至指揮同知自是而後或以功進或以忠褒積閱而躋叅遊開都闡此雖中朝報功之隆不泯勞臣之績傳云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守其祿位則亦世篤忠貞之為効也迄今三百餘年歷十輩社稷已墟能執干戈以支柱于危顛之末與國運相終始謂非保世滋大不墜家聲者乎予得比史例作大渡河世家溯自神廟之前服屬未絕赴告時至介川先

生猶能訪而誌之編于昭穆十可得六七矣百年以來
人事寥濶天啟初官孫勳告襲歸里從叔種孺公据其
宗圖文冊手自繕錄藏于家十可得四五矣今又將周甲
不知增世幾傳口幾算方以地遠代易恐不續終
是懼噫神物終合天屬必隨會官孫家有子嘉祚貢試
京師阻于甲寅之亂旅寄廣陵兄次山與之邂逅索其
宗圖以歸緘封寄示予得詮次叙錄上以終本朝之遺
澤下以補一家之掌故咸正罔缺而世家之篇于是乎
告脩矣苟事旁求又安有不至耶生吾後者鑒之哉

世家後序

予族之家于沉黎者地故遼絕未出十世外也况其遠
戍邊服為國舊勲義尤不得獨畧故叙厥世次采其功
能一條繫較前刻不啻再四詳之其間傳襲則有本
朝之制守土則有方聞之記并刪取其要者書之後人
得以省覽焉

列集序

以小子所叙列吾近宗之世詳矣自吾宗而外數十族
未有止也他無所表見而以弘齋北海二先生之系附
焉弘齋析房派述家錄北海合族屬輯統譜一作于祥
興之後一作于萬曆之朝前有所啟斯後有所續微二

先生吾居巖以前之事遐哉邈矣欲執筆而擬其後吾
安從啟之而安從續之俾世々勿絕也附之所以不沒
二先生之功也不沒其功曷不進之于同宗之列而徒
附焉也何也吾從錄而續焉者主乎堅老之為宗也既
以宗乎堅老者為之主諸不在堅老之宗者不得不繫
之乎客也客之也者故附之也所以重二先生也因其
舊文而徵其新牒必詳焉而後止慎也道繫之乎一體
也尚使後之人追慕二先生功而慨想其遺風者亦將
有所考鏡焉

曹川房序

吾祖堅老以醫徙巖而巖老之三葉孫武三公春又以
棄弗業徙曹川二老固同產兄弟也至于今更十數葉
葉矣于諸宗為近雖無服親盡慶弔之間不至遡游從
之則巖之視曹川猶然魯衛也譜稱武三公不工為醫
慕陶朱公之為人慨然思徙業令振其家聲知其意念
深矣其遷也在宋之末造百年之間榘德如滋遘會盛
明卒用儒術顯五傳而有主簿庸六傳而有檢府宗善
七傳而有太尹貴九傳而奉議鼎舉于鄉十傳而奉政
誥捷南宮登上第至于歲薦例選上舍黌序彬々代有
其人孰非公之詒謀者遠故其食報長與奉議奉政既

貴考竟先澤會為統宗去奉政三十載太學嗣軒告于宗人輯梓之令後來嬰孺具知先代衣冠法物豈不稱賢公子哉其復采厥世次畧著于篇俾與吾宗咸世其永

草市房序

吾家開風雅之宗者莫先于松蘿山人世濟科第之美者亦莫盛于山人之裔故一傳而有屯田矩三傳而有朝散文別駕夫修職及百年之內列第四人皆山人之子若孫也又山人之長子嘉祐嘉祐次子宗古宗古四傳而有永明公淵強學好修人士皆宗之二子提幹孝

則得特科孝則翩翩文行接武有光可謂里黨之表率士林之翹楚矣嚮竊心儀之未嘗不思訪其後人樂與同譜^歲辛未春吾從兄子若文自新安來為吾覽撰觴焉且曰吾習與草市宗人遊其先都事天德史柱國觀父子著行于元明之間父饒幹畧子負孝名至今永慕堂固在也庶父有意一發揚之乎余嘆曰此吾志也歸而與其宗人承謙謀之彙編見寄年來寢病早凶度置久之近始詮次入錄不特永慕堂之風規覽遺編于未墜而松蘿山人之澤遠矣詩云子孫弗替引之予敢不追維所自以識高景甲戌初夏書

順天房序

草市之祖恭二公振祖出自貴二紹復居安之祖四公
嘉出自承祖承祖祿正孫祖紹雲則同為二提幹子也
居安歷六傳而一枝遠出于首善之地數世而滋大乃
文乃武列為上鄉儼然京師冠族矣推本厥初夫孰非
松蘿山人之自出也者我其勤求之考正入譜十年而
勿償也會從兄子志宏肄業雍中留京師與太常君習
手抄見授予得而錄之流無遠而不滙善無隱而不彰
所以誌松蘿于弗忘也

初門房序

錄葉酉曹川為其功也功在先世不沒為後固當錄湖
州平江為其賢也賢者宗望雖後嗣莫祀尤義之所不
泯也初門則何存為弘齋存之也弘齋詞旨深厚著書
二十篇垂為家乘其後散見于諸位不能復窺完璧惟
祈之後人謹奉前車以續纂者別出一編翼之而行無
所竄于其間得良史遺法可為後來者表焉吾覽其遺
文得觀先哲手澤如荆山片玉收之恐其不盡也實之
恐其不重也况敢使闕有間與一再摩切仍諸舊于王
氏跋語尤深旨明宗源俾綴諸末所以志先生之筆之
為人重且盡也如此又以見初門之英之為賢而有文

也如此

中散仁仲論

中散以孤童被叔父之餘廕備位僉判而卒于官竟同
顏壽迺考十六積中先復早世較之于年又嗇其一而
世短吁可悲矣迨易世無幾監簿奮起于孝朝弟夢祥
有後弘齋踵發于度廟甲第相望稱為獨盛則皆積中
之裔也豈非夭其年者竟復昌其後與古人所以惡不
材之壽也

永明先生論

古人有言榮華有時而盡富貴止乎其身未若讀書修
行去世雖邈其流風猶足映被于後人所謂百世猶興
也永明先生：于思陵之代以力學起家恂：將英掖二
子西坡竹軒趨庭早聞學益邃而名益高弟子日進危
坐而傳先王之業達官俊沅靡不納屣願交託門下斯
亦盡傳經之樂揚稽古之榮已然其學非獨守兔園冊
居村夫子也嶽：里黨之間進止不失尺寸一時羣從
推為祭酒先世有集未布版行之時祭罔越禮按古舉
之兄弟相繼長宗盟垂五十年非效之見于實用者與
同時又有足軒正叔景韶諸公文藻翩：差池雁行中
可使邦族吐氣何其盛乎虞山錢宗伯稱吳之南園為

元末俞石礪隱居地老屋數間古書金石充牣其中傳
四世皆無廢誦號南園氏俞金張七葉不足為羨吾生
先生五百年後愧難望塵幸吾子若孫得如先生父子
又何羨人世之為五鼎食者哉

助教彥和論

間考宋史所載善醫之屬徃、多道流釋子皆服氣辟
穀法出其餘為精藥物上者僅至百歲唐扶溝甄權以
母病究醫遂高于醫貞觀中權已百歲天子親幸舍視
食飲賜衣杖此豈有秘術鍊形希神遊哉醫仁術也精
其術可與元化為體不祈仙、至矣吾祖叔賢公可大

以醫顯世傳其業世迭傳而業迭進至助教已經六葉
中間補醫學賜金帶則已錫命于九重托體于萬乘矣
乃名不登于國史至不得與正晦先生廣利大師並何
哉然以儒澤其身以醫澤其人交遊遍于名卿而種德
豎乎子若孫世豈復有仙人哉吾斷不釋此他慕矣

歸耕老人論

南渡時延陵尤氏儲書至多法書尤富延之于書靡不
觀、書靡不記公退則閉闕謝客手抄古書子弟諸女
皆抄書為樂一日謂所抄書積若干卷將彙而目之世
所傳遂初堂書目一卷是已飢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

當裘孤寂讀之以當友朋幽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笙瑟
其風流高雅度越諸子萬矣吾歸耕老人人生同其時
志懷千古將思與之抗行網羅不以借人什襲若未觸
融徹其英妙而流于濟用之業其見之家錄者一
班也惜未獲歸耕集讀之其後先生數百年而精神
若與之映合晚夕若與之周旋未知其所企仰者何從
也慧業文人乎博物君子乎其得從先大夫于九京也
微先生其誰與歸

十四公堅老論

橫渠有言人才出國將昌子孫賢族將大歸耕老人志

不輕就流俗士慨然興尚友之思二弟從之信古能述
恂恂為儒者服故巖老擇曹村而啟字堅老從吾巖而
相宅以賚我後之人至今食舊德焉不賢而能之乎宋
當二熙之際江左又安文明流洽新安晦菴夫子所生
地也吾宗諸老其世同生之地又同固所見于親炙者
也于時若永明之父子元老之弟昂益進之叔姪翩然
競進側身修行其人皆澤于道德翱翔于閭門之間使
國人矜式可矣抑豈獨光我光邦族而已哉

向果寺頭陀論

通直使強胡寄百里之命文林起特科司法一州兩世

皆以才選見用于時可謂傑矣易世而後謀身無策生則託命于僧死則託身于族而不能保再傳之子孫豈其有遺行與抑流落適爾也雖在亾聊不遺先澤委命宋賢懂而得所傭中佞、殆非其人乎

二公益進四縣尉益信論

一家之美置之一邑不易為工非謂行之不能及遠故與自監簿第于隆興之初身在吳門而心焉惟祖考之攸依者固家之望也其間說、繩、發榮譽而擅宗英者不乏也能以其才試之于家而家效者則有益進公鍾又以縣尉之恢業焉為其弟登仕之績學焉為其從

子得公等數輩落、然參錯里黨為宗冠子弟謹率天下風靡可變矣雖位不登于三事凡今之人不尚有舊所謂孝友為政典型在國者非耶固取諸門庭之內矣

福五公少翁論

監簿致、似續自嘉泰辛酉歸展墓而入與羣從子弟特申時思之義推擇宗英攝祀事時則稱彥錫廿九弟元老小九姪則彥錫之見服于眾久矣幹畧固有足多者焉西子益進益信率而行之有加于昔叔文叔章文采葩沅應甫學優晚登仕版貴華貴和矯異不羣貴通一經魁其鄉舉自孫及曾磊、多才垂四葉逾百年而

榮問不衰是謂難矣少翁業成無所試舊勞于外亦固
至墜厥家雖勤瘁蚤世未可謂不幸也

十四公堅老論

粵自六世叔賢公創為鑿歷著其能至堅老已垂七葉
遷于地而益良教行歛西復極盛矣一傳而端仁之曠
致豪達喪明而處方益神再傳而士芳之治藥調饀酌
劑惟謹三傳而季六之好修有文壺隱屢肆非所稱榛
苓之美人弓冶之良學者乎何懸奕禩勿替引之也
其風流孔長君子之澤雖五世正猶未斬矣

千十較尉士亨千十五公士遠論

宋當南渡疆圉多故人文蔚興豈獨充朝盡克生之彥
哉其在國在野非中田之秀農即彼都之民望也如吾
士亨士遠跡寄閭閻自抗于悒俗之表或倚樓而挹秀
或容膝而審安追惟風致何不凡乎今二公之後邈焉
靡存而餘韻在人抑賴弘齋之筆以傳也予于是不能
無三嘆

堅老房論

右上五世皆弘齋先生所錄為堅老房者也立言簡雅
詞尚體要垂諸後昆賢而可信當使諸祖風概颯爽欲
動杜老云凌烟功臣少顏色將軍畫筆開生面其歸功

于絹素詐翰墨少讓之哉謹据舊聞纂入之一以詔來
許屢述祖之義一以風來學發私淑之感焉。禮兄弟
世絕繼同房兄弟之子如其無人推及次房之子所以
重嫡別族也按辰孫于功榮從堂兄弟也易名福老而
為之後洋于應明遠房兄弟也易名祥孫亦為之後律
以世次將何從况洋出弘齋之族與應明不啻十世違
之舍其親而遠求隔族何與又仲楚以後休族益進福
子以後四一登仕灑以後城西同姓皆弘齋羣從也服
窮地遷而來紹厥世繫見告豈弘齋之賢足以亢宗
亦既抱子必採擇其族以利益我後嗣者耶

總旗公論

海內喁喁想望真主遘草昧之初運附日月之末光亦
云艱矣江左定鼎移師取宣歙吾祖以匹夫之雄長一
旅之衆委身擇主首任前驅得與徹侯上將齊會風雲
詎非榮幸竊于此有深感焉元運衰亂室廬不虞潛身
義旅異杆掬風雨于漂搖之中則致身之難此一慨也
從軍十餘年寧無分寸功新朝封賞不能進位號于裨
校之末則遇主之難又一慨也出門日已遠猶受徒旅
欺暮年絕塞不能息驅馳于嶮巖之日則立功之難又
一慨也若可為吾祖慰者斬一首獻一俘歷險道扶餘

傷如告語其家人不勝絮且切焉俾子若孫尚能累其
舊勲請命于大司馬而秩諸位聖朝所以勸勞臣卹遠
役也即吾祖不憚髦髻之年稱曰天子之力臣某悅見
伏波將軍據鞍顧盼時吁念昔先人鼎三百年內危苦
異甚而瞻慕于國恩者不其重哉

安善公論

祖沒而議號介川公始之人之欲善誰不如我謹遵其
遺法斯善則稱親之道也按法寬樂和平循理不違為
安

康善公論

國家景運至憲孝兩朝為極盛吾祖生逢其際飲醇浴
澤安居田里寧非堯壤之老民周行之樸士哉然至治
之世貴隱賤通無所耀于耳目之觀某即從二百年後
頌揚先烈道亦無繇知頃覩次山先公家藏有吾祖析
產書本之以天性厚之以人倫遠規祖緒近飭家儀書
盡三百餘言斷詞正論殆云出言有章制事以義者非
耶今反覆其書竊有以歎祖之得天焉又有以幸其得
賢焉夫人老而甘子孫之養吾祖老而備鞠子之勞一
異也壯而弗嗣同商瞿強學之日晚乃三索在陸賈瀨
公之年二異也精強少年有子而弗若于訓曰老而傳

多男而皆克其家三異也既倦于勤承祧庶幾供老彼
童而角幼子吾曾祖嘉靖四年生析業二年析箸二載始生四異也又
夫憐愛吾降幾及于稀齡膝下承恩成童還見之大孝
五異也事皆協祥世不恒有非其得天者深烏能暮而
見子以遜若此以賢若彼乎稽諸子分籍僅從中人十
家之產也而家卒以大起嘗讀無錫高氏家傳忠憲公
誌其先世分業事人受田十畝床桌櫥爐各磨各一未
嘗不歎其艱難也振于省軒顯于黃巖而大于忠憲之
世噫吾高祖貽謀遠矣小子某辱在泥塗冉、垂盡行
業之無聞于人果何以對越我先人哉大雅云無念爾

祖聿修厥德按法溫良和粹壽考令終為康

毛久公論

毛久公景及我高考再從兄弟也川南遠在天末玉溪
公豈服猶未盡同為總旗之玄孫一時三老皆躋上壽
同出一家奇矣惟景惟高祖同出一卷尤奇入而在門
則語天倫樂事出而在閭則推太平高逸與古之孝于
鄉者奚啻杖履往來不在東阡在北陌哉其生也年相亞
祖丁丑景庚子壽終也亦然天下之聚而能以者未有
如二公也嘉靖甲午崆山都閩致書于家必曰順景二
伯父尤以齒重也夫

孝廉季野論

里中人好雌黃人物語及公未有不交口誦者大抵敦行孝弟而不怠勸導鄉里而能讓其美未可以終物也公閨門之內出入如肅賓嘗過故人家女童擘茶而獻公異之故人曰公老而子處將使侍公故遣之出見耳公拂袖起曰若何不知故人即遂去不復顧深州之難親近與死者數十人家有老稚繞公而哭月給餐錢贍之十餘年不衰孜孜行德子孫率秉其義皆為善士其廬于外方以未獲親承公教為憂略未盡傳載之傳又不盡傳聞系之敢不更僕悉數俾後起者式與詩曰君

子有穀貽孫子周人所以重豐芑也若婦人之道迫于不得不死而烈乃見母稍一動足即不至死竟以暮年配見其面寧死不出駕他烈節上矣

介川先生論

公年十七侍其祖疾出手譜見授公佩之終身遠摩先緒旁搜遺蹟官前黎雅昭穆編列婚葬之必詳時日之必謹但缺載先世字號恐國初尚朴所重不存上下五世燦然具在題曰報本遺珠公之不墜祖命如此已未仲冬特造當湖從其曾孫如臯乞歸萬曆以前得脩書之皆公志也予反覆終篇不禁倦焉三歎總旗公墓域年久日削公憤圖力復

思表營建祠于其側力雖未就而門堂樓楹預為圖以
望之後人此追遠之孝也其事二親病則問其所嗜藥
必進其所嘗其視殮也衣衾內外襲冒惟謹歸身周棺
一一條具悉可為法一本之篤也遠自紹一公至其祖
父傳家世善公臚筆宗號皆以善表之此今名之貽也
備此三善以居于人子人孫之列使為士林夫後何讓
惜其隱于布衣長于闕闕修身悅親可謂內尽其誠外
尽其礼矣從孫某追述祖懿謹表之曰明善處士

錦江伯字功論

兗冠翰蜀諸雄皆競起持之願附齊人豈即墨之義區

區二邑不下而反齊七十餘城者獨有安平君耳今諸
帥角立材勇可與為用唇齒可與為援不數年大盜殲
而亦隨之皆盡譬同舟而出風濤之中不共操篙舵塞
罅漏力救又從而撓之其有不覆溺者哉明室之用兵
率坐此敗不獨一蜀疆然矣嗚呼國家重傅廖諸將軍
功手挈蠶叢魚鳧之鄉而歸之版圖我之先世當關一
臂累秩茲土及乎末造中原糜潰惟蜀之山川完固無
恙使豕突狼噬之徒入而焚蕩之數百年生聚盡矣吾
家宇功城存與為捍圍城止同為倡義仗節勤王進位
五等故述諸帥之起滅與蜀禍之始終而宇功皆身在

行間流離播越弗隨孤臣之志出乎二十年之後効忠
無路然後已此報國之誠完家之智庶幾兩無愧焉兵
罷歸家甘為東陵故侯不至逢灞亭醉尉之辱其所以
保末路而享大耋者嘻難哉平生多力善射嘗得一駿
騎中筋墳起如巨紉之纏體字功御之而馳日三百里
虎頭健兒化為雞皮老翁夜卧非得青娥不安寢次山
語我聞之蜀士楊西亭云丙午之春月遠寄一札至故
里嗣是道路阻隔音塵恐難常及矣字功有子八人其
長曰昌祚時亦為總兵官開鎮一方

北懸論

北懸弘齋先生十四世孫也家貧耽學旅食遠遊當喪
亂之餘感河山之異覽自署篇中岐路迴車新亭洒淚
令與弘齋自誌同傳可也予草家錄有與其書不能讀
者矣有讀之不終篇而投去者矣君抉義例採首尾一
一倣之于後錄吾宗熟譜法者一人而已惜老弗逢福
喪明至再而齊眉白髮車可挽而春可賃當案割肉挾
書覆茶比天之所以厚君而君亦可以不恨矣君視予
為再孫而齒相若以吾十日長乎爾方春偕七十寄詩
祝之有曰欲先釋恨方申祝珍念青氈席自溫所慰勉
于君者深也

魯生非聞論

岑與巖相去不五十里北懸與吾兄介石輩相友善是以岩弟因之造請聞吾采譜而大悅會其宗老開祠堂以延見蓋重其事設賓禮也其時魯生佖公非聞達公為斷事諸孫年皆八十餘衣冠甚古衰然龐齒必能多識往事制行亦有過人者老成人不可不惜未久而下世雖復欲見典型得乎余于是三嘆

書平江外姻後

按弘齋平江錄載監丞家于吳婚于麋氏為麋左司師旦之女其卒也麋正言溧述其行狀其葬也在富陽縣

白昇山與左司墓道實近則監丞于麋父子兄弟間雖託姻婭其為德義契好可知此稱麋先生不傳其名但云葬弁子姪行而監丞室是葬弁之姑當與麋老為外姻兄弟連蹇不與貢籍僅一老布衣已非正言不審是左司子耶是羣從子耶記問通博尤傾懷樂善如此而錄稱監丞詩文詞翰伸紙沓書天才粲然其生平訓唱欣賞不知更作何况今俱不可得聞偶閱周公謹雜著載其與吳仲孚塗遇徵詩一事則前哲之勝情高致傳之千古均屬美譚仲孚于吳門為寓客未知何許近日麋姓亦久無聞于吳余特以先世戚屬之裔采而書之

將又據以為吾家勝槩云丁巳清和月壘耽某記

書巖鎮世系後

總旗公五子長伯祥公先總旗卒其嗣以世嫡承職入川南黎州次伯源公為吾系有子二人祖德祖榮各有一子文輝文英輝二子義再傳而絕次為高祖英二子端景去總旗已五世所謂五世則遷者也端之後亦數徙無考其在鎮者惟高祖與景耳各以所居之地為別居上街者為上門居下街者為下門今盛行于鎮中者皆二公苗裔也次道童和童止所傳又次添福生祖廕廕一子文顯二子泰亨止後泰三傳而他徙其名

存者僅附二門之末

書巖鎮房後

有宋南遷吾祖世居巖及元之衰歷五世將二百年吾族傳者獨總旗一人明興至弘治中亦歷五世百五十年吾高祖輩五六人焉止耳繇正嘉而來歷今又五世百五十年計口而登不下二百人何昔之生齒日益寡而今之滋殖日益繁與堅老數世名德光聞雖無位于朝將亦有譽于族載在譜牒可信也總旗以下五世僅存名氏或字號行第都不可考意士生治世樸遯無所表異殆有不傳之隱懿乎夷考其世祖德公逝于永樂

壬辰文輝祖生己丑僅四歲文輝祖逝于成化乙酉順
祖生天順丁丑僅九歲抑亦祖父謝世之年俱在童穉
耳目遼渺不習文字使然與務舉其可知辨枝系而已
厥後族益盛別為上下門者分著于編

書祐勝公後

公之殞淮在丙午二月六日時川中峽山都聞訃于南
山公曰丙午正月松潘屬番掠逞思兒奉調勦禦二月
十一日陣亡石泉縣一家之內相去數千里中僅七日
叔姪皆被凶禍是亦不可解也

書先府君後

先君篤倫品喜交賢豪氣誼相合不以寒暑改節狀謂
與善者伍隨土輒親同里有沈上庠鍾太學先君齒相
後先弱冠與之交無旬朔不見無往來不飲意氣杯酒
出肝膽見示嘗至夜盡上庠沉厚精慮語出服人太學
才器濶畧善以諧謔解紛亂先君禮上庠授經諸子家
人悉曰沈先生暱太學至撤形骸酒酣語忤詎諱隨之
避弗見或遇他酒所歡如初鍾體偉家人呼為胖叔家
事內外人情休戚未嘗不以同體視也先君之殮也二
公號泣而送之病革命諸孤曰大事不理問鍾公細事
不理問沈公可以無大咎矣二公視來疾屬遺孤固不

俟其語之及也先君歿門庭寂然二公雖挽而保持之
視先君在時有加狀云生友之死友之沒撫遺孤而諄
誨之者以重有比兩先生也謹書之以告我子孫聞兩
先生之風與先君但各姓耳其恩好雖兄弟不如也而
先君之能得友保始終蓋如此沈上庠際之諱裔昌弘
光朝歲貢士鍾太學君大諱起鵬

書弘齋自誌後

竊見弘齋之遺編緒論特筆登之惟恐其或失也况其
自狀自紀者乎當其身在封疆逢天水革命之禍城郭
人民詳而書之覩縷不盡一以存故實一以徵國運焉

不意三百年後江南中兵覆止如一轍弘齋為宋室遺
逸必不至愬情于舊朝者其于興廢之故雖非易節亦
罔異辭豈謂欲哭則不敢欲泣為其近婦人殆亦同于
麥秀之感矣夫噫

書岑川世系後

弘齋先生學行人宗子孫蔚有文譽是宜永世延之諸
孫渙之徙岑川洵之居稠墅各以幹畧闢地而起一方
今葉酉世適已邈焉無人稠墅未暇詳述獨岑川蕃衍
日盛可與吾岩頡頏者舍此而誰哉壬戌弟子岩訪譜
故里與北懸遇授牘而出予繙閱其世又十五傳矣繼

弘齋作後錄散叙則無統總述則難析予斷自廿三世
六仲各為一房分著其源流而錄之其為總編者三繼
祖者二等而下之至于孫有逮曾玄而弗盡也俾載者
朗若列眉覽者按如指掌數年前藁寄歸北懸復加是
正而岑川一宗之書竣若吾岩以武功顯于西蜀而岑
川又得司馬舉於中州吁抑何相類也已巳秋兒
汴遊訪入段庄登堂申好手疏其家狀而合之錄中君
子讀薦蘿松柏之章而念兄弟之匪他夫亦弘齋筆舌
之靈重有激發也歟

書仲璇房後

吾宗散處四方漸有迷源者矣無山司馬占籍京師吾
邑人至相見必念同宗諸姪先後入都常接殷勤屢索
其譜久而得之石帆司馬占籍祥符後宦西粵逢國變
客殞于外流離返汴音問幾絕吾兒留汴手錄數世家
狀亦天假之緣矣問遠事則謝不知庚午春兒入大梁
城謁薛氏姑于曹門年已七十八矣出見再拜喜曰吾
故里子弟也吾父經營四方輒折閱不售吾五六歲時
相携入汴則大稱意遂止不去溯其年蓋萬曆戊午也
統譜注鈎公下尚有二子失其名雖有鞭長之虞一似
忽焉而不之求不十數年司馬捷南宮交欲得之以光

我邦族焉甚矣為譜載筆咨諏不可不徧措意不可自弛也

書草市房錄後

吾作續錄有二槩焉敬祖一也推賢一也祖莫先于本始遷休有尚賢公也賢莫高于聞達葉酉有弘齋先生也弘齋之長支居酉陽者五世而無人墓在是間支系遷岑川者日蕃某詳而錄之足以傳弘齋矣始祖墓祀世無廢祀實賴城南一房雖非嫡長數百年居此唯祖是依舉族宗之故稱大宗不泯其宗所以不泯吾祖也吾自丙寅以來託友訪之者再委吾族索之者何止十

返而皆莫應見其既成畚煥聞殿魁叔姪二人許彙草見付既成為胃監挾筆墨以事四方而不能自譜厥族何歟至煥聞曾以前錄纂定者寄彼令其準此續書反將原稿而失之某之盡心于城南至矣竟至闕如非予罪也于是尤嘆草市宗人為不可及也六吉坐肆以釀為市乃能合輯其族屬授我入錄亦聞其家藏有弘齋原錄果因此而得之所以報也故于草市刻竣之日聊贅數筆用誌遺憾

書普定衛後

吾下宅諸祖世以醫振十傳之後則又以武功顯何哉

淮甸龍興威行江左一時君臣猶草昧也吾祖觀遠公
暨吾族德茂公皆能荷戈執戈前驅以脩戎行與分閫
制帥纖鉅不同一開造功也遠中夏平一為天子爪
士戮力南陲一禦蜀疆一脩黔中即其子孫益奮于功
名修先祖之緒而張之遂奏勲世秩食糈天家奕葉增
榮于今三百年與國運始與國運終可不謂吾家之盛
烈與獨是驅馳老行間僅得比于百夫之長知國爵之
不可倖邀鞭箠任一卒猶使列諸有土之君知末功之
必年或陞制爵之嚴錄功之脩而無缺焉此聖政之美
也雖然食必祭其先禮不忘其本仁也太公封于齊三
世皆反葬于周君子既取于晉定矣推其前而之水南
又推其前而之萬安謂有其遺意焉矧萬安之前出自
嚴老氏與吾堅老又一父之自出親吾親以親人之親
皆仁也至德茂公義旗一指功在鄉土晚膺召命其有
以器聖朝之使也稔矣延英一見賜宴謝歸齒髮未衰
而翻然舊廬嚴主固優容而听之嗚呼公尤人傑哉嗣
後鏌三公擷芳潤于藝苑而文雅風流施于孫子可使
及吾世而使歆絕無闕與非所以迪吾後也故為叙次
如右

弘齋原錄跋

十九伯醇與念六伯庸從兄弟也伯醇之考林伯庸之
考松則伯醇于弘齋為再從曾祖去國已遠歷世已久
得一事而書之不勝其信且復者以伯醇之為近屬而
且賢也故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
止弘齋其克恭厥先哉

巖黎合譜記事

予譜治有年大徵堂故于族罕覩完書有介川先生之
曾孫郵致樂孺堂家狀五世抄承條條得休留意其家
必有世藏又幸諸孫近寓當湖與吾鄰邑扁舟易造也
客歲冬暇呼舫楫挾兒替不往訪一見叙昆從歡俄捧

一篋至其賢亂如皋珍護之惟謹出以示余十世上下
昭穆鱗比巖黎打去長幼雁列中有纂述質而不俚信
而不夸則介川先生遺筆也自題其冊曰報本遺珠較
諸刻譜甚詳得于吾巖者什二三在黎州者倍之且署
其後俟我族之載筆者纂入若預為待我之求者大愜
厥衷願語如皋兄弟曰吾家碎璣殘珮問之支下子孫
愕不知置對悉為君掇拾今藏之不同一旦掩入吾手
摘取驪龍頷下物歸矣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以張于
宗之人晦者使之彰闕者使之闡豈獨吾宗前後光昭
十二乘已哉謂世佩介川記事珠勿忘也固宜小子

某樂舉其說以表之庚申端五記

草市譜記事

瑞之古行質朴多記先代遺事值謙輯新錄見委與有
力焉余訪知其家藏弘齋原錄急欲借觀甲戌七月既
望寶錄過我予在病中家人欲止予見躍起就語如逢
異寶况家珍乎快無似擬作詩以謝之

